

摄影家参考丛书

面对摄影大师

与三十二位摄影大师有约

(台湾) 阮义忠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陈 申 主编

摄影家参考丛书

面对摄影大师

〔台〕 阮义忠 /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对摄影大师：与 22 位摄影大师有约 / 阮义忠著.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4.4

ISBN 7-80007-689-X

I. 面... II. 阮... III. 摄影—艺术家—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IV. K8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3381 号

书 名：面对摄影大师

作 者：阮义忠

责任编辑：魏长水

装帧设计：金骑士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发行：中国摄影出版社（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

发行部电话：(010)65136125 邮编：100005

制版印刷：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大 32 开 889 × 1194mm

印 张：4.75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 册

ISBN 7-80007-689-X/J · 689

定 价：24.00 元

本是他人嫁衣裳

写在《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出版之前

（代 序）

对于阮义忠，大陆摄影家颇为熟悉。早在1988年，他本人的第一本著作——《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就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介绍给大陆读者。此书是第一本台湾摄影家的简体字版著作，因而颇受关注，尤其对大陆年轻一代摄影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和“摄影家丛书”的主编，我不想再赘述书的特点及影响，只想借《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即将出版之机回顾一下本出版社与作者阮义忠的合作缘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中国大陆出版界开始与海内外同行进行出版合作，纷纷引进版权。与此同时，“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创立，许力以先生出任会长。中国摄影出版社是发起单位之一，为当然理事。促进会主要的工作是每年举办一次版权贸易洽谈会，吸引了国内大部分的出版社参加，港澳台出版商非常活跃，欧美国家的出版机构也不例外。参展商带来最得意的样书，可谓盛况空前。然而，面对这些图书样本，遍寻之后，却感觉没有一本像样的摄影方面图书。无奈之下，我又请北京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选择购入一些港台版的摄影新书。

坦率而言，19世纪的后50年间，摄影艺术的出现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乐趣和享受,但也走了很长很多的弯路,世界上的大部分摄影家糊里糊涂的在模仿着绘画。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摄影才逐步走出西方绘画主义的阴影。1955 年美国举办了“天下一家”(THE FAMILY OF MAN) 具有浓郁人本主义色彩的大型影展,接下来到世界十余个国家巡展,轰动一时,观展人数在 30 万人次以上,被摄影史学家认为是摄影艺术时代的里程碑。50 年代以后,中国内地仍然受着港澳摄影的影响,沙龙味的作品(其实是承袭欧洲旧画意主义风格)在影展中仍行其道。而那些或以激情、或以智慧、或以血肉之躯赢得大众尊敬的摄影家,如尤金·史密斯、凯蒂·布列松、罗伯特·卡帕等真正可称为大师的摄影家,国内读者却知之甚少,不知其名就更谈不上知其风格了。

1987 年,我在朝阳门内的“九爷府”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样本室看到了台湾雄狮版的《当代摄影大师》,不觉眼前一亮,感到是当前大陆年轻读者最需要的摄影文化方面的读物,当即毫不犹豫买下唯一的样本,很快列入了出版选题,并为此专门设计了一套“摄影家参考丛书”。

《当代摄影大师》原由台湾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据我所知:“雄狮”的老板李贤文先生是位慧眼的出版家,主政期间不断推出的美术书籍和他主办的《雄狮美术》杂志,不仅在台湾,就是在大陆的文化界也颇有人缘。关于《当代摄影大师》的作者阮义忠,当时我并不了解,只是后来断断续续得知:这位仁兄,生于台湾宜兰县农村,小时生性顽皮,据说还逃过学。长大后久经历练大有出息。除了《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等文字著作外,还出版有《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等五部摄影集,是继张照堂之后在台湾可挂“头牌”的摄影家。他太太袁瑶瑶女士是台湾作家袁琼琼之胞姐,法文不错,阮义忠的很多著作都得到她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由于当时海峡两岸出版业的合作刚刚开始,该书一时无法取得正式授权,尽快出书的唯一可变通的办法,是将应付的作者稿酬及新版样书存在专门面对台湾的大陆版权代理机构。于是紧锣密鼓,根据大陆的实际情况重加编排,又请书籍装帧家张慈中先生重新设计了封面,出版后果然一炮打响。不久李贤文先生来北京,顺道与中国摄影出版社追签了正式合同,取走版

税。此事告一段落。作为书的作者，阮义忠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与出版社直接接触。不想1989年春节过后，我接到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暴淑艳小姐的电话，告知阮义忠陪岳父回大陆省亲，人在北京，很想到中国摄影出版社拜访。出乎意料，这次会面却促成了双方以后十几年的愉快合作。

阮义忠的那次北京之行，多少改变着他的生活轨迹。当时正值中国美术馆举办巴西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专展，百十幅原作使他过足眼福。他既惊讶又羡慕北京能举办这样高水平的展览，因为萨尔加多是他最赞赏的当代摄影家之一。再一个发现是展厅内中国摄影出版社的售书摊位上赫然摆放着出版不久的简体字版《当代摄影大师》，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陆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还使他兴奋的是，与这本书并排摆放的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他认为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只是用的纸张材料过于一般。

接下来与这位台湾同胞兄弟的会面是非常简单而务实的，大家一见如故，直截了当地谈了很多合作计划。阮义忠表示想在台北创办一家专门出版摄影书的出版社，如能取得授权的话，愿意将《中国摄影史》作为第一本书出版，并许愿把它印得漂漂亮亮。兴奋之余，他甚至于已想好出版社的名字——摄影家出版社——可能因为《当代摄影大师》被列入“摄影家”丛书的缘故吧。对事先未知大陆出版他的著作，他却显得不以为然，谓之为“先上车，后打票”而一笑了之。半年以后，这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摄影家、台湾小学生人人必读的摄影读本作者、没受过高等教育却站在大学讲台上授课的老师，从此又多了新的头衔——台北摄影家出版社和台北《摄影家》杂志、《影像》杂志总编辑和出版人，他的太太也最终放弃了从事多年的摄影器材贸易，而一心一意的跟着先生做起了出版。社址在台北重庆南路，门牌是61号。

1990年春，第三届中国版权贸易洽谈会在深圳举行，阮义忠作为中国摄影出版社邀请的客人参会。我把当时正在编《现代摄影》杂志的李媚介绍给了阮义忠，两人谈得很投缘，那天是我的同学摄影家胡颖辉先生做东吃便饭。以后，李媚作为《摄影家》杂志的顾问，推荐了很多大陆摄影新人的作品。

中国摄影出版社继《当代摄影大师》后，又陆续出版了阮义忠的《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摄影大师对话录》。前年11月我随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团去台湾，又拿到了《摄影家西游记》、《面对摄影大师》两书的出版授权，至此，敝社网罗了阮义忠独立成书的全部著作。礼尚往来，“摄影家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中国摄影史》、《A·亚当斯论摄影》等大陆学者的专著。

今年初，我与好友台湾的庄灵兄通电话。庄灵和阮义忠曾是“汉声”同事，往来密切。庄灵告诉我，义忠夫妇皈依佛门，全力以赴从事“慈济事业”，其实他们俩近年来一直食素我是知道的。

不久前，收到了寄来的新出版的《摄影家》杂志。杂志的前言中谓之：由于何因，今后将不定期出版云云。我不禁想起，当初我曾问过义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一心一意做出版，他说，我试做过很多的事都没有办成，命里注定只能做杂志。我又想起了西方社会出版业内常说的一句话——要想让谁破产，就劝他去办杂志。以我所知，为了把《摄影家》办成一流的摄影期刊，他们夫妇几乎填尽几十年的积蓄。

我仿佛记得若干年前，和阮义忠闲谈时随便说起李贤文先生放弃了火火爆爆的《雄狮美术》激流勇退时，当时似乎谁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义忠毅然放弃了他钟情的《摄影家》杂志，而立志“普渡众生”，我不禁为之惋惜。转念而思之，若用《心经》上之语：是故空中，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但愿我们将出版的《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该不是他在影艺坛上的谢幕之作罢。

陈申 于北京
2004年4月20日

目 录

作者自序	1
昂利·卡蒂-布列松 & 玛汀·法兰歌 (Henri Cartier-Bresson & Martine Franck)	3
约瑟夫·寇德卡 (Josef Koudelka)	17
萨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Sebastien Salgado)	25
葛拉西亚·伊托碧黛 (Graciela Iturbide)	33
唐·麦库林 (Don McCullin)	39
柯涅尔·卡帕 (Cornell Capa)	43
艾米尔·修特兹 (Emil Schulthess)	47
费南多·希也纳 (Ferdinando Scianna)	53
杰阿尼·贝连哥·盖汀 (Gianni Berengo Gardin)	59
法朗哥·封塔那 (Franco Fontana)	65
路西安·克拉格 (Lucien Clergue)	69
艾略特·欧维特 (Elliott Erwitt)	75
尚路普·谢夫 (Jeanloup Sieff)	81
莎拉·梦 (Sarah Moon)	85
威廉·克莱因 (William Klein)	91
布莱恩·坎贝尔 (Bryn Campbell)	95
雷尼·布里 (Rene Burri)	101
爱德瓦·布巴 (Edouard Boubat)	107
法兰克·霍瓦 (Frank Horvat)	113
马克·吕布 (Marc Riboud)	119
丹妮丝·柯侖 (Denise Colomb)	125
尚·杜杰德 (Jean Dieuzaide)	131
后 记	139

作者自序

阮义忠

本书的二十二篇文章都曾在报纸上连载过，时间是从1993年10月31日起至1994年的4月10日止，每逢星期期刊出。这是应文化新闻中心主任李梅龄女士之邀而写的。如今能够收录成书，第一个该感谢的就是她。

由于大部份的摄影爱好者，都不容易有机会和大师们面对面，因此这些第一手资料就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反应挺是热烈。

在还没面对这些大师之前，我从他们的影象风格上，已经累积了一些“成见”，亲炙其风范之后，有些人让我原先的景仰之情更为坚定；而有些人则令我有少许的失落之感。

我当然知道：人品和作品是应该分开来看、分开来谈的。但最让人敬佩的大师是：人格和风格已化而为一。

这些大师会见记，虽然都是篇幅不长的小品文，但我却努力的想把第一印象给捕捉住，我希望自己的用字遣词能跟得上我拍照的准确度，如此方能现场感带给读者。

和大师面对面之后，我对他们的作品风格有更深入一层的领会，希望这本书也会让大家对大师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2000. 1. 19

我从来就不敢梦想
有朝一日能见到
布列松和他太太。
没想到，
我不但亲眼目睹了，
还有幸在他家中
做客三次……。



盛装的玛汀·法兰歌坐在巴黎自家客厅的古典椅子上。(阮义忠摄于1994)

那天，我见到 昂利·卡蒂-布列松 玛汀·法兰歌

我羡慕我的太太，因为她两年前就有幸在摄影大师昂利·卡蒂-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家中作过客。记得那时她从巴黎打电话回家，很兴奋地告诉我：“布列松是个很慈祥很好看的老先生，太太玛汀·法兰歌人也好好。他们很喜欢我们的杂志，对我也非常客气。我问他们下一次你来巴黎可不可以来拜访他们，他们也答应了。”

对全世界任何拍照的人来说，布列松这个名字跟摄影是分不开的，因为他是摄影史上影响力最深远的人物。他的“决定性时刻”已经成为某一类摄影的同义词；他那绝不裁切的照片黑框，把所有追随者都紧紧地框住，使他们严谨地奉行着H·C·B·的摄影哲学。

我曾经下过功夫研究布列松。他那些划时代的经典摄影集：《决定性的时刻》、《欧洲人》、《中国》、《苏俄》、《印度》等书的罕见首版，我都在法国“水之堡摄影美术馆”的档案室里仔细地读过。他最完整的一套四百多张原作，我也在英国“维多利亚及亚伯特博物馆”的特别允许之下，进入典藏室里，细细地品味了一整天。在巴黎和纽约的“马格南通讯社”，我看到布列松历年摄影工作所累积的样片档案，数量庞大到占满整面墙的几个大落地柜。我写过的一篇研究他的长文，收录在台湾和大陆都已出版的《当代摄影大师》这本书里。很多人透过这篇文章，了解到某一面的布列松。

在某方面来说，我自认是非常了解布列松了。但是没有见过他本人，就好像费尽力气完成了一幅复杂无比的拼图后，发现少了一片图案。我总在

想，要是这辈子能见到布列松一面，该有多好哇！我要找到那“决定性的
一片”。

去年我到巴黎的时候，布列松正医院里动一个心脏大手术，所有朋友都在为他担心，因为他已经八十五岁了。我在心中为他祈福，希望他能熬过这一关，让世界上无数人松一口气，也让我能继续做会见他的梦。

今年九月，法国夏隆谢松市的“尼普斯摄影博物馆”为我举行摄影回顾展。在启程参加展览开幕典礼前，我请太太写了一封求见信给布列松夫妇，言明到了巴黎会再跟他们联络。

“礼拜六晚上不行，因为罗伯·杜瓦诺（Robert Doisneau）也要动心脏手术，我跟昂利邀他晚上来吃饭，为他打打气。你们礼拜天下午五点有空来喝茶吗？”太太说玛汀·法兰歌在电话里的语气很亲切，似乎期待着见我们。

那天下午我们到得太早了。从“协和广场”地铁站一出来就是布列松家的所在的Rivoli路，是巴黎的高级住宅区，面对着“协和广场”和旁边的大公园。我们在附近绕了两圈，又在露天咖啡座喝了两杯咖啡，才捱到见面的时间。

他们家的那一排华厦看来似乎是昔日贵族住的地方，依门牌号码找到的大铁门，有两层楼高，在从前是供马车出入的。进门之后是个大宅院，布列松家在右厢的五楼。看到电铃旁写着“昂利·卡蒂-布列松先生、夫人”的小牌子时，我的心跳加快，想着他就近在咫尺，真有点胆怯。

开门的是玛汀·法兰歌；布列松接着就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壶茶。玛汀打趣地说：“在我们家，昂利专门负责泡茶。他今天泡的可是中国茶喔！”从出道开始，向来不喜欢人家拍他照片的布列松，数十年来脸孔极少在媒体上出现。

我看过他最近的一张肖像，是玛汀在1975年拍摄的。照片中的昂利在自然博物馆里，坐在一群动物骨骼标本当中画画。虽然相隔十八年，他跟照片里的样子看起来差不多。不但如此，还比那张黑白照片上多了好几分红润的气色，真看不出他去年才在鬼门关走过一遭。显然这些年来，他不但生活顺遂，而且保养有方。长期沐浴在幸福里的人才能这么从容地和时
间拔河吧！

他朝我们举举茶壶，笑容可掬的说：“乌…龙…茶…”，是标准的中文发

音。更教人惊喜的是，他歪着头想了一下，又缓缓地用中文说：“我…是…法国记者。”这几个句子，是他在1948年造访大陆时学会的。当时整个中国正处于“决定性时刻”——国民党正在撤退，共产党开始接管政府。布列松用相机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

在我刚开始接触布列松的作品时，我一直以为他是天才型的艺术家。上天赋予他常人所没有的智慧，让他随时有能力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象。

后来从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得知，其实他曾付出的努力，也是常人所不及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随时利用短波收音机截听全世界各地的电台。只要在任何角落有大事发生，他一定排除万难，赶往现场。

在他的内心深处，强烈地希望亲眼目睹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他要秉着自己的良知去见证这一切，而他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甘地去世的前几天，他在印度；苏俄铁幕尚未开放时，他是第一个被允许入境拍照的西方记者；五〇年代，他用两个极端对照的方式见证了价值观正在改变中的美国。他的每一个拍摄主题都切入了时代转变的节骨眼。

布列松的作品不但在艺术水平上重造了一个分水岭，在人道关怀上也发挥了至高的情操。“在我二十多年前刚刚拍照时，卡蒂—布列松先生，您已经是摄影史上的一个传奇了。”面对着这位和蔼的老人，我忍不住就把心里的话掏了出来。

布列松笑开了：“这二十年来我可没拍照，都在画画。现在我只对绘画感兴趣。”这句话已经变成他的口头禅了。事实上，他偶尔还是拍拍照的，只不过绝少公诸于世罢了。我看过最近的他的作品是在1991年拍的，从不愿曝光的神秘画家巴尔丢斯(Balthus)。这几张珍贵的肖像发表在瑞士文化杂志《DU》，1992年九月号的“巴尔丢斯”专号里。另外一张也是1991年在瑞士拍的照片，则出现在法国文化部“国家摄影中心”为他所出版的小摄影集的最新版本，以及他在日本的一个展览目录当中。

乌龙茶的浓淡恰到好处，水果派香酥可口。趁着主人夫妇加茶水、添甜点的当儿，我在客厅和书房打量了一圈。墙上、桌上的装饰品有好几张画、一些小雕刻和东方国家的民间艺术品，就是看不到照片，一张也没有。

我们从我办的《摄影家》杂志谈到摄影书籍的图片编辑。我告诉他，我

认为他的《决定性时刻》和《欧洲人》这两本书，版面设计完美之至、无懈可击。

“这两本书都是泰里亚德（Teriade）设计的。在我刚开始拍照时，受到他很多的鼓励与帮忙。我们一直是知心的朋友，可惜他两年前去世了。”布列松一时陷入回忆当中。

玛汀侧过头来，轻声地说：“就是泰里亚德在二十年前劝昂利放弃拍照的，他认为昂利再拍下去也无法超越以前，只会走下坡，不如在巅峰的时候，做个结束。”

客厅外面的阳台映着夕阳，眼前的协和广场和远处的巴黎铁塔罩在昏黄的光线下，显得更加宜人。看看表，我们已经足足打扰了两个钟头。就在准备告辞的时候，这对可亲的夫妇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约定几天后再度来访，让我们欣赏他们俩的摄影作品，其中包括布列松从未发表过的五十张有关巴黎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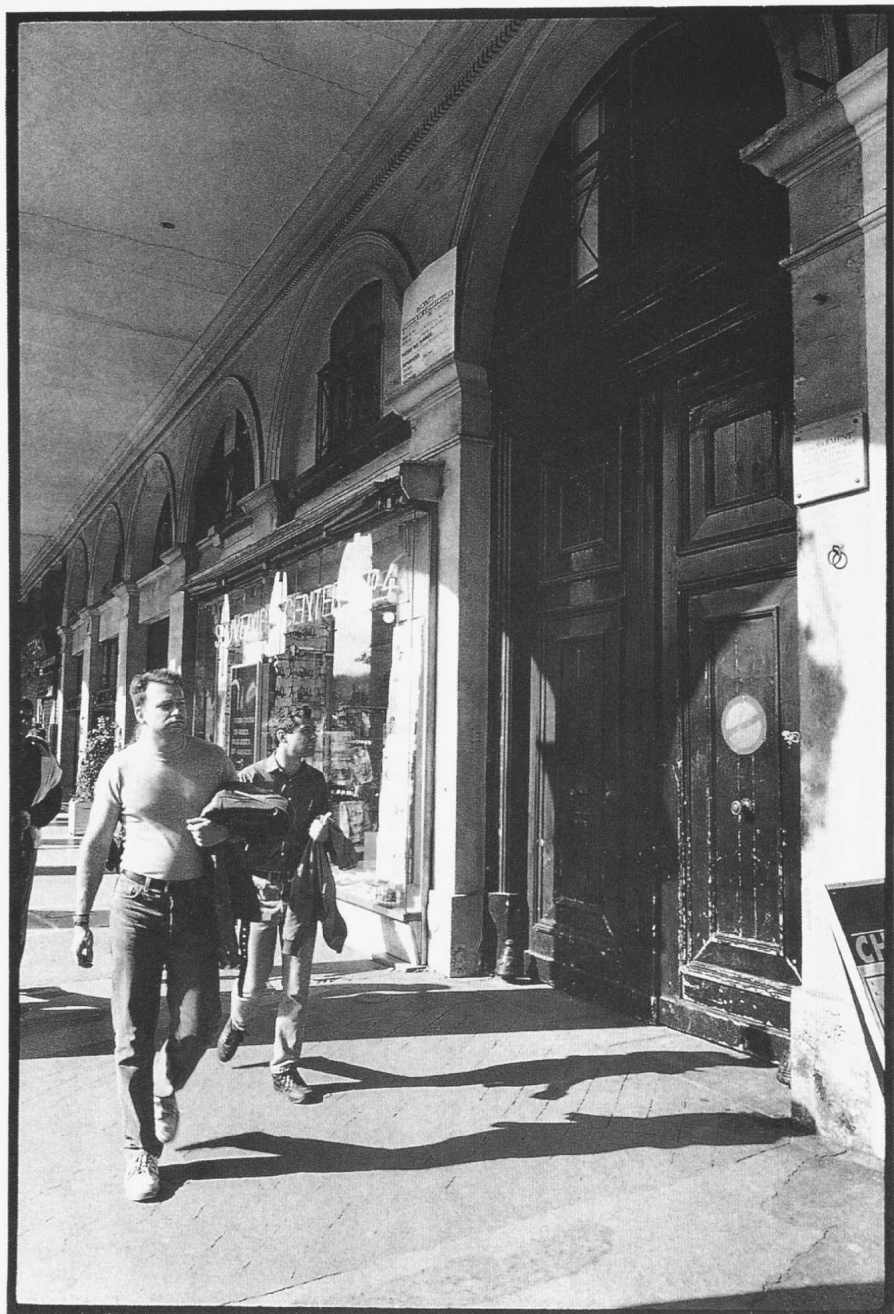
第二次会面的时间更长，下午茶喝完，我们又喝起了红酒。布列松半躺在沙发里，玛汀斜靠在一旁的椅子上，我和太太则在地毯上盘腿而坐，大家都比第一次见面轻松多了。

玛汀近几年花了不少时间拍摄所有的法国国家院士肖像，这些各学术领域的精英份子不乏诺贝尔奖的得主、某些理论的开山祖师、以及大文豪等等，可是艺术界只有在最近选出了一位音乐家。看来即便在最重视艺术的法国，也把文化活动视为科学、医学、哲学之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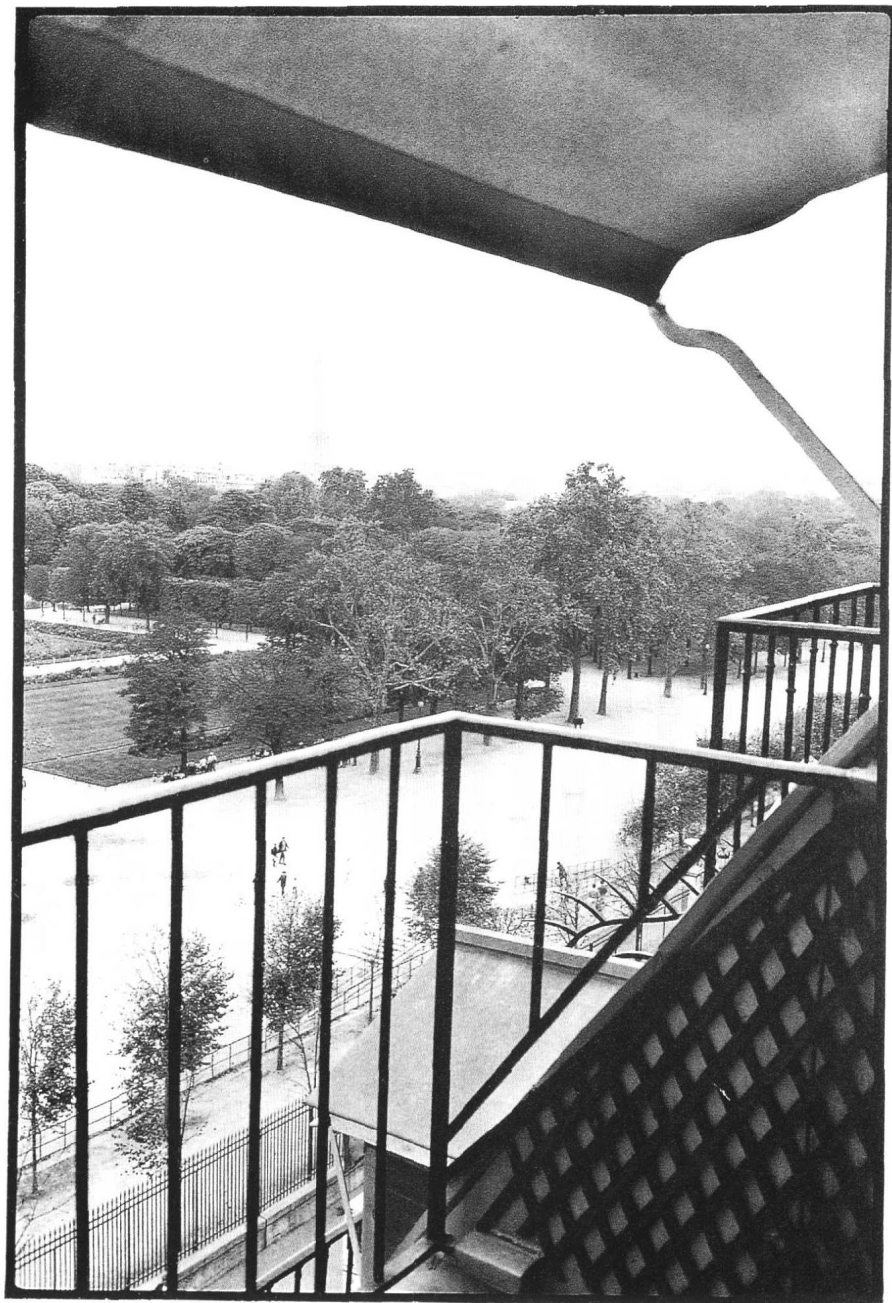
布列松显然有意要考考我，他拿出一百五十张有关巴黎的照片要我挑。首先，我得认出其中有哪些五十张是从来不曾发表过的。再来，我得大胆地指出我觉得最好的一些作品。这简直就是没有三两三，不得上梁山！

我知道在含蓄儒雅的表情后面，有一个严厉的布列松正在仔细地观察我，想从我看照片的反应瞧出一些名堂。每当我检出他自己也满意的作品，他就笑容灿烂。而我也知道，其中有几张挑得令他心中暗喜，仿佛有人分享了他的秘密。那天的红酒真是醉人啊！

那天我虽然拍了玛汀的照片，可是我绝没有想把相机对着布列松，尽管微醺的他看起来是那么地可爱、是那么地“决定性时刻”的好画面，但是我宁可错失这张好照片，而永远保有我跟布列松之间的温馨回忆。



巴黎 Rivoli 路上这道门后的五楼，正是谜一样的摄影大师
昂利·卡蒂——布列松夫妇大隐于市的所在。（阮义忠摄于1994）



从布列松家的阳台望出去，协和广场及远方的巴黎铁塔尽在眼下。（阮义忠摄于1994）



布列松家的客厅朴素典雅，墙上挂着的都是绘画，没有一幅照片。（阮义忠摄于1994）